



剪纸迎虎年

□一凡爷

每逢春节前,我都要剪些十二生肖的剪纸习作,除了自己用来装饰客厅、点缀书房和留存外,还赠送给亲戚朋友们,特别当年是本命年的亲友,以示祝贺。

提起剪纸这事儿,还得从2014年说起。那一年南通市老年大学首次开设剪纸班,由南通非遗剪纸艺术传承人李海烽老师亲自执教。我早就有学习剪纸的打算,得知了这个信息后,就想设法及时报了名。这个班的三四十个学员中,只有我和老蒋两个男同胞。李老师教学认真,要求严格,每堂课都要布置家庭作业,下一堂课还要检查点评、个别辅导。就这样,我对剪纸的兴趣越来越浓,也经常为自己加压,多学习多揣摩,勤加习练,剪纸的技法渐有长进。剪纸班学习结业后,我已深深爱上了这项非遗艺术,坚持继续自学,年年不辍。

为迎接虎年的到来,我留意整理有关老虎的绘画、摄影作品,准备底稿,在定稿后就开始动手先剪单色的。剪纸以刀作笔、以纸作画,要求线线相连,万剪不断,剪法要稳、准、巧,要的就是气定神闲,耐心细致,犹如绣花的功夫。入剪后要一剪连一剪,中间如重新入剪,接头处就不顺滑,线条连接就不自然,必须要每剪到位,丝丝入扣。如有不慎,剪错剪断,则前功尽弃,甚至报废。一幅剪纸要千剪万剪,在不出差错的情况下,往往得花费好几个小时才能完成。不过,这对老年人来说,既动手动脑又修身养性,同时也是一种艺术享受。就这样,我先后完成了多幅单色虎年生肖剪纸。

在此基础上,我又进而尝试制作套色剪纸,这比单色剪纸更为复杂、更加耗时。套色剪纸的主体画面一般为单色阳刻,要在所有镂空的空白处反面衬托各种彩色纸:先将彩色衬纸根据镂空的部位套画出外形大小一样的色块,色块的边缘既不能超出原有单色线条,那就露色了;也不能小于原有单色线条,那就漏空了。一定要使色块的所有边缘正好隐匿在原有线条后,不露不漏,形同一体。虎年生肖套色剪纸的线条一般都很细,有的仅一毫米左右,特别是老虎的须毛更是几近发丝,所以色块要多次修正后才能与原画面完全吻合。色块剪好后,再用胶水粘贴在单色线条背面,这是一个更细致的活儿。一开始,怎么也粘贴不好,后来想了个用牙签操作的办法:一手用牙签将色块挪移到相应位置暂时固定,另一手用牙签沾点胶水抹在色块边缘四周,待与原画面完全严丝合缝后掀实。整个动作得小心翼翼、全神贯注,稍有不逊,就出差错。在制作“虎虎生威”这一幅时,老虎的两只眼球只有豆粒大小,要用黑色纸剪成圆形,中间还剪出一个孔背衬白纸形成眼珠,再将两只眼球粘贴到镂空的眼眶内,整个过程极为细致,急不得、快不了,只能慢工出细活。在套好小色块后再套大色块,直至把镂空部分全都用色块衬好,这才算基本完成。

套色剪纸的衬色要求统一协调、整体和谐。在制作“虎年吉祥”这一幅时,选择以统一的暖色调为主:两个小孩的脸用粉红色纸剪成,红扑扑、稚嫩可爱;孩子头上的虎头帽、手中的虎提灯配色与主体虎形图案用色一致,互相映衬、整体统一。套色剪纸更加凸显了剪纸独特的艺术魅力,也提高了自己的剪纸能力。

套色完成后,画面四周还要再配上白色边框,突出主体画面,再背衬整张色纸,最后装入硬质透明封套,一幅虎年生肖套色剪纸才得以全部完成。

我准备把这些虎年生肖剪纸分赠给属虎的亲朋好友,同庆虎年,共迎新春。



蜡梅绽放
一棵树

一起追梦的人

□冯罗费

在南通市老年大学,我在回忆录班遇到一群爱好文学的老年朋友。

回忆录班即写作班。授课的是年龄与我们相仿的李益陵老师,她是恢复高考后20世纪80年代初毕业于扬师中文系,文学功底深厚,课件做得漂亮。每次上课既有名篇佳作赏析,又有理论指导,还让擅长写作的同学介绍写作体会,课堂氛围融洽。课后班级微信群简直就是“赛歌会”。你一篇美文,他一首诗词;我一篇回忆录,她一篇美景散文……李老师只要在课堂上提到什么命题,随后美文层出不穷,点评步步紧跟,像赛歌一样,让我有时眼花缭乱,也感叹自己的不如。

印象最深的数班长杨建新。杨班长是一位已进入古稀之年的老大哥,人很随和且勤奋,退休后笔耕不断,精彩的人生经历成为他创作的动力。几乎每次上课老师都要请他谈写作体会。《弄潮》是他正在撰写的回忆录,主要记叙1999—2008十年间创业的经历,时间跨度长达36年,计划分8个章节15万字左右完成。他在美篇上共发表了百余篇文

章,并分别编印成《岁月的书签》《永恒的怀念》《回望爸爸的岁月》等五部分,约十万余字,是名副其实的班长。作为班长,他为班集体、为同学热心周到的服务也是一流。因他的不懈努力,让我们每周一下午都能舒心地坐在教室欣赏名篇佳作,聆听李老师那美妙的文学声音!

曾经是高中数学老师的王辰武,年轻时就喜欢文学,上大学曾想从数学系转入中文系未成,后来从教师岗位提拔当领导直到退休,现在的回忆录班圆了他的文学梦。丰富的阅历给他提供了许多写作素材,他撰写的《兰花赞》《感悟竹子的魅力》充满人生哲理;《难忘的记忆》系列《儿子求学》让我们看到什么叫父爱如山,《镜泊湖会议》《我的团干情节》将我们也带到那个年代及发生的那些事……

刘云华是我们的副班长,她不仅是生活的强者,更是位写作高手。每当同学在群里发作品时,她都真诚地评价,并给予认真修改。记得一次我回老家沿途感悟写了首打油诗,她马上在我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,遣词造句明显得当,让我深

深折服!最令我佩服的是,她陪同母亲在医院住院期间居然写出了文质兼美的日记。在她身上我不仅学到了高水平的写作能力,也学到了坚韧不拔的生活态度!

身处回忆录班,我时时都被感动裹挟着。当我第一次在群里写打油诗时,梁先生坦承指出我的押韵错误;当我第一次将几年前的一篇游记《心灵之旅》发到群里时,大家毫无保留地提出各自的修改意见,让游记立意显著提升,并刊登在《江海晚报》上。这群人对生活的积极态度,更让我感动。一位快进入耄耋之年的阿姨,在昙花盛开的时刻,不仅用镜头记录下那绚丽多彩的瞬间,更是用陪伴和诗歌赋予昙花以生命。回忆录班里,有古诗词高手,还有美篇制作能手;有摄影高手,还有旅游达人;他们撰写人生、记录生活、描绘美景、刻录回忆……他们的笔带着温度,他们热爱生活、充满梦想,感染着我也活力迸发,诗意无限!

感谢老年大学,拥抱我们这群追梦人,从此我的晚年霞光满天,生命充满创意……



难忘《万水千山》

□唐启荣

1972年,我高中毕业后去农村插队落户。种地、挑粪、抬杠棒,田埂、江边留下了青春的脚步。在农村广阔天地我还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,为贫下中农服务。

1976年,经赵玉岚老师热心推荐,我走进了南通市文工团的话剧《万水千山》剧组。话剧《万水千山》,让我体验了红军长征之苦。

想当年,接到通知,连夜乘船赶赴省府,杨宁、季玉奎、尹中宏、张志一、陈伟林、张家利和我7个知青心情格外激动。上午到新街口延安剧场报到,导演杜友渔说戏试戏排戏,语重心长,谆谆嘱咐。晚上就上台亮相,一会儿当红军,一会儿是匪兵,通通穿上了戏服。大戏落幕,步行回到鼓楼卫校,大家全睡地铺。市领导专程来宁观看演出,刘光书记还到住地看望我们:“你们困在地上被子要经常晒晒!”一口标准的狼

山牌普通话,真切淳朴。

省会演出成功,继而转场去沪。上海大舞台、美琪大戏院,坐落在繁华的南京路上。剧场大了、舞台大了、空间大了,却难为了舞美装置组。他们想尽办法、排除万难,通宵达旦,吃尽辛苦;季歌生团长身先士卒,黑矮胖的身影日日夜夜在舞台上驻足。文工团全民皆兵,声乐、舞蹈、舞美、后勤团部等同仁全部化妆上台演话剧;过草地那场戏,所有扮演红军的团员,从台上下去就赶紧从后台转过来继续上台紧跟长征的脚步;脸蛋俊俏体型高大的宫仁美女,手握菜刀在台上追赶匪兵,虽步履轻盈,但像是在跳舞;丁福基、王学礼、季汉臣等话剧精英特地从南通赶来,加强实力,壮大队伍。

那一年,好多剧团汇聚上海,好像《万水千山》在此比武。而南通是赫赫有名的话剧之乡,一时南通的



《万水千山》轰动上海、震撼江南,为中国话剧的春天擂响了战鼓!从南通走出去的电影明星赵丹悄然走进剧场,观看了家乡话剧人带来的剧目,频频鼓掌。上影演员剧团由当红明星张瑞芳带队前来观看,直夸南通演员字正腔圆、嗓音洪亮,很见功夫!

大上海的演出成功,《万水千山》剧组又来到东海舰队军营慰问演出。代表江海儿女的深情厚谊,全体人员倾情奉献。有时一天两场,场场爆满。难忘最后一天,舰队司令设宴款待,军民共聚一堂,情深义重。

话剧《万水千山》,让我过足了戏瘾,我在剧里演红军,演地主、俘虏、山寨头领等多种角色,拓宽了戏路,为日后镜头前的表演,打下了基础。至今我已在130多部影视剧中塑造了各种人物,尝遍了酸甜苦辣,展示了百面人生。